

# 文学本质界说中的 审美问题研究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万娜 著

文学本质界说在面  
对「审美」内涵的复杂  
层次时，应当有自己的  
选择，而不是跟在「审  
美」概念的滑动后面亦  
步亦趋，别无选择。

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能在  
于，首先自察于中国当代文  
学理论在文学本质思考层面  
受扰于西方现代审美文论观  
这一事实，此时或已到了返  
身而退的节点。

退，不是倒退，而是指  
从对「审美」游移的、有所  
偏至的、形而上的、现代性  
的理解转向在唯物史观视野  
中打开更具洞察力也更为辩  
证的「审美」。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万娜 著

# 文学本质界说中的 审美问题研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CCNU12A03022资助项目



中央  
师范大学  
出版社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本质界说中的审美问题研究/万娜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2-8085-9

I. ①文… II. ①万…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228 号

## 文学本质界说中的审美问题研究

© 万 娜 著

责任编辑:郭颖楷 刘沁怡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甘 英

封面制作:胡 灿

编辑室:高校教材分社

电 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1367(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mailto: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武汉兴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20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75

版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序

董学文

探讨“审美”问题，是需要理论勇气的。尤其是探讨文学本质界定中的“审美”问题，更是如此。这固然因为“审美”问题比较艰深、复杂，但更是因为在“审美至上”“审美唯一”“审美绝对化”的氛围下，相当一段时间中它已被排挤，学者们被剥夺了辨析与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界说文学本质只能在“审美”中打转。这其实是不正常、不科学的。

这样讲，当然并不是否认“审美”研究的重要性。“审美”问题在文学理论中，特别是在考察与界说文学本质属性时的关键性、核心性地位，是必须要得到正视和肯定的。从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学术史可以发现，“审美”在文学中怎样产生和呈现；“审美”与时代、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审美”跟人性、人道主义如何关联；“审美”在文学形式上如何体现；“审美”问题归本体论范畴还是归功能价值论范畴；“审美”内涵在历史上有怎样变迁的轨迹；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学的“审美”理想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中都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它们文学本质界定中都属于隐含着的理论成分。

事实上，没有谁不承认文学艺术的基本属性包含审美，眼下的分歧只是在于对何谓“审美”、“审美”因素同其他因素间具何等关系有不同的见解。前些年，学界有种意见，主张“文学回到

自身”就是回到“审美”，认为文学的一切要素都要“溶解”在“审美”里，文学中的思想、倾向、情感、观念同“审美”是相对立的，把“审美”功用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将“审美”同一切社会生活、历史语境区隔开来，超验的审美价值指向使文学本质界说变成一种“乌托邦”，结果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回过头来看，它的根源就在于对“审美”实质及“审美”同其他文学元素关系到底如何有不同理解。

一度盛行的“反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以及缺乏对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历史性考察和脉络梳理，“解构”话语泛滥，一些重要概念在多个理论层面之间来回滑动，甚至把“审美”当作文学脱离政治语境以求得自身独立的特殊标签，诚然也是造成不少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荒疏或偏颇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和理论条件下，万娜博士以敏锐的嗅觉和探索的精神完成了她的《文学本质界定中的审美问题研究》专著，这是令人钦佩和欣慰的。

该著的突出之点是克服了文学理论研究中常见的形而上学和片面性弊端，突出地展露了文学本质界说与“审美”之间复杂、含混、误置或曲解的错综关系，准确把握了文学理论研究“美学化”偏向的深层根源，既看到“审美”在文学本质界说中的独特地位，又指出单纯“审美”可能给文学本质界说带来的迷障；既承认“审美”在文学本质界说中呈现的“复义”样态，又考察了它与“反映”“表现”“形式”等之间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心转移、精神层面膨胀和本体性互换的矛盾状况。

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上述各种复杂关系，彼此并不隔绝，而是以“审美”为名在文学本质界说中边界极其模糊混沌地纠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审美”被隆重地引入文学本质界说却并没有达到使文学本质愈辩愈明的效果，反而使对“文学是什么”的阐释陷入玄虚的“审美论”泥淖当中。

作者指出，多年来文学本质界说中的“审美论”，存在着界

说环节疏漏的现象，即是说，缺少“文学体验”与文学本质界说之间的“文学经验”这样一个重要环节，造成“审美体验”侵占“文学体验”，审美心理主义和审美形式主义两个维度偏斜的局面，使“审美体验”被误认为是文学本质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学经验”这一环节中充分的解释性要素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作者认为，“文学理想型”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应该是什么”，它可归结为“审美自由”和“审美否定”两种自处方式。一部分理论研究者对“审美自由”理解上的主体性扩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自处的孤芳自赏和虚无倾向；而以“审美否定”为文学自处方式的意见，则使得对“文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中或出现遗世独立的“伪否定”品格，或出现“审美”与“否定”间难获平衡的尴尬局面。即便是建立在不同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穿越”类“文学理想型”，也在理论表述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以“审美自由”和“审美否定”为自处方式的“文学理想型”，均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美学化”趣味。而这种趣味，是有可能带来文学研究的两极分化和文学理论的身份危机的。

“审美现代性”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伴生的文化特性，是“审美”与文学本质联姻的一大根源。在我国近些年的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审美现代性”主要在“对立於它自身”的意义上，也就是在致思的方式上释放它对文学本质界说的影响力。但“审美”在帮助“文学”宣告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未能拿捏好分寸，反而将自身设想为文学本质界说中的新权威。从目前我国文学理论建构的状况看，“审美”并没有很成功地引领文学理论获得现代性的品格。

作者的这些认识和判断，使我们有一种拨云见日之感。

在文学理论日益边缘化的当下，我想说，作者能如此深入、辩证、有分寸感地探讨文学理论问题，且能触碰这个积弊日久、

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确表现出作者治学的责任心和探索精神。

在我看来，作为学术活动的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方法得当、有问题意识、实事求是、满含自信，努力取得原创性或推进性的成果。反之，主观臆测、自以为是、以洋为尊、无视历史、任意编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求是、老实、谦逊和谨严的态度，着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譬如，作者以我国近几十年文学理论的实际状况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审美”概念的“复义含混”“文学经验的审美偏至”“文学理想型的审美乌托邦”和“文学理论现代性中的审美膨胀”四个问题为线索，对“审美”在文学本质界说中的内涵、地位、功能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层面的影响都作了透辟分析，既照顾了理论沿革，准确还原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探索演进的历史线索，又注意了运用资料充分地加以论述，其思路、视界和判断不仅具有逻辑性，而且结构也很合理；再如，作者对“文学体验”“文学经验”“审美经验”加以深入辨析和区分，指出多年来我国学界的文学本质研究中以“审美经验”取代或遮蔽“文学经验”，导致言说中出现“审美偏至”的倾向，并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文学本质界说模式。这些都是富有新意和启发性的。

文学本质界定中的“审美”问题研究，目前只是一个开头，后续的任务还很重。如何进一步阐释“对象”（即“美的事物”）与“审美”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给文学本质界说中的“审美”因素以更准确的定位，如何对各种因素与文学本质的结合做历时态考察，如何使克服了“审美主义”偏至之后的文学理论更深入地发展，这些都是今后必将要面临的理论命题。

这里，我想起前辈哲人曾经说过的话：“弄文学的人，只要坚忍、认真、韧长，就可以了。”“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

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这对文学理论研究，何尝不是至理名言呢？

我相信，作者是会在已经蹚出来的理论之路上坚韧地走下去的。

是为序。

2017年11月8日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一、文学本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 1  |
| 二、文学与审美                       | 10 |
| 三、文学本质界说与审美问题                 | 17 |
| 四、中心议题和主要内容                   | 29 |
| 第一章 复义含混：审美与文学本质的多棱镜          | 33 |
| 第一节 审美与反映                     | 34 |
| 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两本文学理论教材说起    | 35 |
| 二、反映论文学观与唯物史观在我国的接受状况<br>密切相关 | 38 |
| 三、审美反映论的出场                    | 43 |
| 第二节 审美与表现                     | 52 |
| 一、“表现”与“反映”在文学观念中的交织现象        | 52 |
| 二、表现论文学观中的“主体”                | 57 |
| 三、向“形式”过渡的审美表现论文学观            | 62 |
| 第三节 审美与形式                     | 67 |
| 一、“内部研究”与文学观念中的形式本体论倾向        | 67 |
| 二、被“形式”改写的“审美”内涵              | 71 |
| 三、“形式”中的结构与语言                 | 74 |
| 第二章 审美偏至：文学经验向审美体验滑动          | 84 |
| 第一节 文学体验与文学的审美体验              | 87 |
| 一、指向现实世界的文学体验                 | 89 |
| 二、指向作家的文学体验                   | 92 |

|                                    |     |
|------------------------------------|-----|
| 三、指向文本的文学体验 .....                  | 97  |
| 四、指向读者的文学体验 .....                  | 100 |
| 第二节 文学经验中的审美话语 .....               | 103 |
| 一、文学经验不等于文学体验的积累 .....             | 104 |
| 二、审美体验只是文学体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          | 110 |
| 第三节 文学经验的结构质态 .....                | 118 |
| 第三章 乌托之邦：审美与文学理想型 .....            | 141 |
| 第一节 审美与文学理想型的自由品格 .....            | 143 |
| 一、新时期文学理想型的借鉴：“主体性”与<br>“自由” ..... | 144 |
| 二、“审美自由”的逻辑自洽性问题 .....             | 146 |
| 三、“审美超越论”遗留的问题 .....               | 153 |
| 第二节 审美与文学理想型的否定品格 .....            | 158 |
| 一、审美的文学观念中的“否定”意味 .....            | 159 |
| 二、“否定”与“穿越” .....                  | 166 |
| 第三节 文学理想型之理想的审美化 .....             | 172 |
| 第四章 未解难题：审美与文学理论现代性 .....          | 182 |
| 第一节 “现代性”是一种叙事方式 .....             | 184 |
| 一、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叙事中的叙述者 .....           | 186 |
| 二、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叙事的叙事结构 .....           | 190 |
| 第二节 审美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 .....            | 193 |
| 一、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与审美本质论的出场<br>.....    | 194 |
| 二、“审美”作为文学本质核心要素的短板 .....          | 198 |
| 第三节 审美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现代性 .....            | 202 |
| 结语 .....                           | 214 |
| 参考文献 .....                         | 221 |

# 绪 论

## 一、文学本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究，回答的并不是“什么是文学”。因为关于怎样从各类文本中辨认出文学作品，是受过教育的人所掌握的常识。这种常识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应对大部分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辨认工作，譬如对某个具体文本是否是小说或诗歌的辨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新的创作范式，当常识无法确定它是否属于“文学”时，则需要借助理论对文学本质持续思考的力量，接纳或排除这一新的创作范式在“文学”中的位置，从而完成对它的辨认。因此，更准确地说，文学本质面对的是“文学是什么”的提问。这个提问从理论上预设了在被称为“文学”的各类文本中存在某种或某些共同的、普遍的性质，这种或这些性质使某一类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相区别，并被称为“文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个有些许循环论证意味的过程。而“文学是什么”的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迂回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重在推进对“文学”认识的知识性积累，而不仅在于以此作为标识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

“文学”作为现在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的文学理论史中，它都是一种与

现代历史叙事紧密联系的现象。在西方, Literature 经历了从高雅知识、写作或书写能力到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品等词义上的阶段性变化, 概念的形成时间跨越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进程并延伸至今。今天当人们在一般意义上使用 Literature 时, 实际所指包括了这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含混复杂的历时性变迁<sup>①</sup>。在我国, 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形成也与现代历史上具体的时间刻度相关, 这表现在与 20 世纪之初“新文学”运动的紧密联系上。当时在将“文”与“学”两个单字连接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表述后, 我国初期文学理论对“文学”中情感、想象和审美等要素的重视, 使得这个概念具有了与 Literature 类似的含义。但与 Literature 在英语语境中面临的相同问题是: 至今我国理论界对“文学”的界说仍旧莫衷一是, 复杂的概念史给认识文学本质增添了历时性的难度。在充分意识到“文学是什么”的提问是一个带有循环论证意味的逻辑预设的同时, 还要考虑不同历史语境之下理论研究对这个问题做出的不同反应, 这是思考这一提问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 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同时, 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 与特定历史阶段内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历史的建构过程中, 显示出时代的特点。比如在英语语境中, 19 世纪中叶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未婚妇女过

---

<sup>①</sup> 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所著《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一书中, 对 Literature 的当代含义的复杂性作了这样的说明: “Literature 的词义难解, 部分原因是它当代的一般意涵一望即知, 非常简单。……除非我们提出问题: 是否所有的书本与著作皆是文学? (如果不是, 究竟哪些类别被排除? 根据什么标准?) 或是, 除非我们(举个明显的例子)偶然发现了有关文学与戏剧(drama)在定义上的一项区别……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令人困惑的区分, 除非我们检视 literature 的词义演变。”(刘建基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268 页。)

剩问题和按照民族国家的需要培养儿童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文学就成了‘个人的’和‘直觉的’工具,扮演了关键的、恰当的角色”<sup>①</sup>。而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作为从理论高度上对文学特性进行概括和前瞻的思辨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与特定历史阶段内的哲学、美学等理论知识体系保持紧密联系。又比如,20世纪发生在西方理论界的“语言学转向”,既是从语言哲学角度重新审视整个思想领域包括文学理论领域的一次大转向,也是倚重文学研究立场发动的一次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向,“通过文学,语言的存在再次在西方文化的界限处和她的中心地带闪烁”<sup>②</sup>。如此看来,文学本质研究既不可能躲避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进入象牙塔内构筑“纯文学”的空中楼阁,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周边学科变化发展的辐射力进行纯粹自足的知识生产。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只能放在复杂的关系网中,从某种或某些特定角度展开思考和论述,任何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回答,都只能是盲点与洞见并存的智慧结晶。

当下西方理论界又起“文学艺术终结论”的呼声,并在反本质主义的思路下表现出否定文学本质研究合法性的倾向。这类意见部分地认为,在“文学性”逃逸和扩散到各种文本中的“后文学时代”里,对经典文学语境下文学本质的追问已丧失存在的根基。在此我们且不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后现代”社会是否终结,单看以“文学性”研究替换文学本质研究,这其中就存

---

① [美]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张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查尔斯·金斯利在他成为皇后学院英语教授时所做的一次关于中世纪的妇女和伦敦的演讲中说道,阅读英语文学非常适合于‘妇女天然的个人兴趣’,这也将有益于在妇女中形成对于‘英语精神’(English Spirit)的理解,有助于成为一种群体的根基,这个群体就是教导本民族青年一代的‘教师加母亲’。”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9页。

在问题。如上文所述，文学本质迄今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对它的研究和界说方式从形式角度、内容角度到价值角度等不一而足。而“文学性”这一概念，从最初铸造它的语境来看，具有俄国形式主义流派“陌生化”（亦可译为“尖锐化”）理论的特殊规定性。这个概念与对日常语言/文学语言的区分，对审美感受的延长和突出等理论研究成果相关。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比较而言，它关注诗歌语言和小说情节等方面的文学自足性的生成，具有“内部研究”的特点。而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后，延续“内部研究”倾向的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以及与其有相似理论旨趣的英美新批评流派，也基本将对“文学性”问题的追问控制在形式、结构、语言等形式主义的论域内。因此可以说，“文学性”这一概念的有效阐释空间是根植于西方理论界“内部研究”的特殊语境中的，它是否具有超越语境的阐释能力，即它是否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西方理论界所发生的“向外转”的“文化研究”潮流中被赋予形式主义之外的内涵，是它能否取代文学本质研究的关键。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对“逃逸”在各种文本之中的“文学性”的浅表化描述：语言的、结构的、叙事的、修辞的、隐喻的、虚构的、想象的、形象的、震惊的，等等。对这些特征的描述与对文学本质的探究相比，很大程度上缺失了对文学价值发言的兴趣。因为在文学本质研究中，深度模式是关注文学与人类精神需求、自由理想、终极关怀等目标之间关系的重要层面。而当下理论界部分地因为对本质研究思维方式的怀疑，将文学本质研究中的深度层面也一并怀疑，在表述形而上的内容时语气犹疑不决。鉴于此，“文学性”这一概念的研究现状，无法完全替代文学本质研究的理论诉求，因为“文学性”是不等于文学本质的。

文学本质研究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必要性。从人类的实践方面来讲，文学的起源有多种渠道：劳动、游戏、“白日梦”、原始巫术或祭祀仪式、神话传说，等等。它们与我们今日所谈论的

“文学”在关系上有亲疏之别，但它们都是在不同层面和从不同角度对文学经验的导向与启发。与文学本质研究相比，呈现文学起源的多元性属于“表象”层级，表象往往是丰富具体的，却不易被把握和重复使用，也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文学起源劳动说陈述了文学与劳动的天然联系，但“劳动”却无法清晰地界定文学，因为“劳动”是全部人类文化的起源，其表现形式具有无限丰富的多样性和具体性，这些形式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因此，仅仅说文学是劳动多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对于理解文学而言，在知识增进方面助益不大。人有追寻“规律”的天性，“规律”是对具体事物之间某种共同性的发现和提炼，这种共同性就可以被称作“本质”。人类对事物本质规律的好奇心和依赖性，是与人类谋求生存和本能相契合的，所以，本质问题无法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某一特定阶段内产生了对本质思维模式的怀疑而被取消。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是人在文学这一人类特殊活动领域对各种文学现象之间共同性的发现和提炼，它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更自觉地意识到文学在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中的位置，以便与这种活动更融洽、更亲密地相处。

但是，服务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文学本质研究观，或许会遭到文学本质无功利性者的反对。这里需要区别的是，文学本质研究的目的或功利，与文学本质的无功利性并不等同：前者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必然联系，其功利性不可否认；后者则是对文学本质各种意见中的一种，这种意见在一定范围内揭示了文学活动的特殊性，其持论有特定的立场和针对性。

在坚持文学本质研究必要性的意见中，有一种观点是以文学活动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还未消亡因而对文学的研究就仍有存在的必要为基础来立论的，可先将其笼统地称为“文学活动实在前提论”。其基本理论态度是将理论研究视作文学活动的附属物（这在文学研究的发展初期是符合实情的，譬如西方古典时期的诗学、修辞学或中国古典时期的各种诗话、词话等，它们的产生均

以具体的文学活动为基础),且暗含着否认文学研究独立性的倾向。可事实是,在20世纪至今的文学研究领域内,至少在文学理论层面上,具体的文学活动与理论更迭之间的因果联系明显减弱,反而文学理论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有增长的迹象,譬如叙事学理论对小说叙事技巧的影响。文学理论发展到当下,已具备了理论话语的自我生产和相互指涉的资源储备,与具体文学活动的关系也呈现出更为迂回隐秘的特点。当下的理论研究者除了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仍旧较多援引20世纪渐成“经典”的文学作品或现象作为论述的例证之外<sup>①</sup>,也开始了对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比如,西方理论界近来广受关注的文学理论史研究,就是对理论资源内部的基本问题提出各种意见并加以梳理<sup>②</sup>。而在我国文学理论界,也相应地加强了对基本问题研究的关注力度。我们可以把理论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对自身资源的反思现象称作理论的“反刍”,它与具体文学活动之间已不具备直接关联。因此,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活动展开。

从文学理论发展自身的要求来看,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尝试做出回答也是必要的。理论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习得的知识提炼和总结,它通常以概念、范畴、学说、假说、原理等形式作为自己的基本元素。传统的理论研究往往以建立逻辑严整的宏大体系为目标,将某一领域内的知识用概念术语通约化、层

---

① 当然,这与文学活动的实绩需要一定时间的汰选和沉淀才能得到认可的规律有关,也与理论界对材料的熟悉程度有关。

② 在《未名译库》之“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的总序《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写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出版之际》中,周启超呈现了这样一种国外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在反思中整合,在梳理中建构’——则是我们从对今日国外同行的所思所为的一番检阅之中获得的一个最为强烈的印象。”序中对这一检阅印象从“反思的激情”“梳理的路径”“反思与梳理的成果”等层面予以介绍。

级化。因此，在对理论本身的历史做出回顾和总结的时候，对其一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发展史的考察也是具有结构意义的。“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在整理文学理论史的过程中，不可能被省略的结构性元素，可以说，各种文学理论学说都是在围绕着这一核心概念架构自己的体系。当然，对文学本质的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对“文学”的定义，前者比后者的涉及面更为广阔。除了对“文学”下定义之外，文学本质研究还应把“文学”和“文学”之外的现象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加以比较和鉴别，得出“文学”的特征，以便“把它作为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的某种东西——向我们指明了我们已错过的东西的方向或帮助我们摆脱某些问题，进而我们用来支持自己的问题”<sup>①</sup>。“文学”的概念是在这些繁复劳作过程后得出的结论，与文学本质研究关系密切。在文学理论史的回顾中，“文学”概念往往成为历史的丰富层次和流动性特征的释放点，具有“窥斑识豹”的研究效应。

文学本质问题与各种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其他问题关系密切。不管是方法立场上的“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各种文学理论学说都要求自身能够首先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从社会历史角度着眼的一些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往往牵涉文学作品（文本）的内外之别，认为文学本质是从由文学作品以外的因素构成的背景或渊源中浮现出来的：或是创作者个人的产品，或是人类组织化生活的产物，或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等<sup>②</sup>；而“内部研究”则将理论关注的重点放在文学作品本身，将艺术品看作“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

---

① [美] 诺埃尔·卡罗尔：《辨别艺术》，见《超越美学》，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22 页。原文中“文学”处为“艺术”二字，这里借用这句话以说明文学本质研究的某种意义。

② [美] 韦勒克、[美]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66 页。